

雪停的傍晚

晓 寒

傍晚,雪落完了,再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些雪末儿飘散在风中,像一场大火燃烧过后的灰烬。望一眼,眼睛里全是雪,这些雪是在傍晚以前落下来的,已落了好几天,是曾经的雪,过去的雪。雪是在回忆里长大的,像一位记忆力惊人的老人,能毫不费力地还原那些遥远而模糊的岁月,风呼啸而来,每一朵雪花,都在往事里取暖。它们只在乎过去,从不会去想将来,它们没有将来。这些雪走过了很长的路,这条路比北方到南方还长,比天空到大地还长。它们去过很多地方,一些我叫得出名字的地方,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地方。它们听过藏歌,听过狼嚎,听过马蹄敲击夜色,听过江南的河流日夜不停地歌唱,还听过大海子夜时分的呼啸。现在,它们呼朋引伴来到这里,在这个傍晚的村庄集结。这样一场雪,从多少人的头上飘过?多少人听到了它的声音?覆盖了多少脚印?只是,都忽略了。只有我懂得它们的重要,只有我能解释每一朵雪花。

我站在雪地里,看一地雪花,一朵雪花给我一个世界。暮光从四周包抄,包抄雪地,包抄我,包抄我的雪。

一群孩子在雪地里烧火,柴火噼里啪啦,火星飞起来,火堆上星光灿烂。从谁家的屏屋里传来喊声:回来啊——天都快黑了。一阵风卷来,把声音吞噬得无影无踪。火山照样耸立,映红了孩子的脸。火光里的雪,在静静地燃烧,和孩子的脸一样红。

一切都在生长,屋顶在长高,草垛在长胖,土地在长厚,枯了的草在长肥。雪拉近了空间的距离,屋顶和天空挨得更近了,草垛和屋顶挨得更近了,土地和脚板挨得更近了,人与人的心也挨得更近了。雪把世界无限地缩小,缩成巴掌大的一块白。你轻轻一抱,这个世界就到了你怀里,那么虚幻,又那么真实,像抱着你曾经爱过的姑娘。

天色晦暗朦胧,天空下的群山从未如此地层次分明,近的嫩白,再远一点儿的深白,更远的白得炫目,像一天的白毫无缘由地在那里冻结。这样的时候,让人有了很多想法,最想的是突然长出一对翅膀,飞向群山之巅。这样一想,整个人好像突然轻了,飘了起来,好像真到了雪山顶上。事实上,我踉了一下笨拙的双脚,发现自己并没有飞起来,还站在雪地里,看到雪线已经取代了天际线,世界一下子变得苍茫遥远,仿佛站在这个世界里看另一个世界。

雪让很多东西消失,一群叽叽喳喳的鸟,一些不知疲倦的虫子,水里游动的鱼虾,岸上爬行的蛇,各种斑斓的色彩,都消失了,我的影子也消失了。它们都去了哪里呢?没有雪的地方?雪的深处?这是不是书上所说的“雪藏”?我发现雪是一种吸附能力超强的物质,它吸附人的心,吸附一个吵吵嚷嚷的世界。山听到树的呼吸,土地听到房屋的呼吸,人听到一条狗的呼吸。

屋檐下长长的冰挂,吊在刚刚点上的煤油灯里,镀上了一层幽微的暖意,这是雪的另一表达,是另一种雪,它用来装饰屋子,装饰这个世界,然后,装饰我的梦。

雪是一场敞开的仪式,从天空开始,在大地上结束。我,是这场仪式中一道不可省略的程序。

一年 一年

(外一首)

刘抚兴

一年 一年 我像不断生长的植物
在季节里发芽 长叶 展枝
又到变黄 落叶 在冰雪中挣扎呻吟
反复演绎季节走过人生
一年 一年 山顶那块看似不动的石头
雨水却一次次侵蚀进内心
就像我年复一年的生命 百年之后
留下一本锈迹斑斑的记录

一年 一年 风总是似曾相识
可绕在身边的早已有了改变
在这一年又一年的似曾相识中
把许多心思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年 一年 江河慢慢降低水位
家乡渐渐模糊了视野 我无法改变
一本书一页一页翻过
到了最后一页眼睛里的水就干涸了

重复着一年 我便成了山上那块石头
不知不觉慢慢松动 一场大雨
石头忽然滚落山崖
那本锈迹斑斑的记录
就成了我的墓志铭

给年贴上标签

早些年过年有样子
无论贫富老幼
十分认真,谁都不马虎
一进腊月多心思
蠢蠢欲动,许多
想法跃跃欲试
人们在忙碌中盘算
如何让日子过得
经年不忘,刻骨铭心
一年接一年,一代接一代
让年的每一天
充满味道

如今,日子好了
生活节奏快了
年味却淡了,少了
只是心中一直装着
年,像多年不见的亲人
站在回家路上
一声声地喊

风物

年声儿

李兴廉

中国人的年,不但有味儿,还有年声儿。

最先涌入耳际的是集市上各种各样的叫卖声、吆喝声。“卖冰糖葫芦喽!又甜又脆的冰糖葫芦儿——”一个戴花围巾的女人怀里抱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棍,棍子上半部用稻草包扎着,稻草上插满了一串串红艳艳、鲜亮亮的冰糖葫芦儿,在冬日阳光下闪着晶亮的光,鲜红鲜红的,煞是诱人。那一束束、一串串,分明是一树盛开的红梅,她分明怀抱着春天。孩子们哪禁得住这般诱惑,乐颠颠地跑回家揪住父母的衣角,讨零钱,买一串尝尝鲜。“换麦芽糖了!”卖麦芽糖的汉子挑一副担子,一边叫卖一边敲铜锣,铛!铛!铛!锣声清脆悦耳,引得孩子们垂涎欲滴。买一块,品尝甜甜的麦香,也品味甜甜的生活……

“噼”的一声,崩爆米花的声音。过了腊八,小年,崩爆米花的师傅就走村串户崩爆米花了。“黑葫芦”状的爆米机架在铁架上,爆米机正下方燃着小炉灶。师傅先把爆米机的盖子打开,在圆鼓鼓的机灶中放入适量的大米、玉米,再拧紧盖子,把爆米机平放在铁架上,左手不断地转动爆米机,右手拉着风箱。大约10分钟,爆米机上的压力达到峰值,师傅吆喝一声,周围的人捂紧耳朵。“砰”的一声,热气蒸腾,米花绽放,洁白圆润,香气扑鼻,抓一把放进嘴里,又甜又脆。

“梆梆梆”大年三儿晚上剁饺子馅儿的声音。白白香香的饺子是家家年夜饭必不可少

的。有了饺子,这年过得才有年味儿。大年三儿,天刚黑,妈妈在光线不足的厨房里忙碌着,天还冷,袖子却挽得高高的,露出冻红的手臂,一个动作连续着一个动作,流动着浓浓的香气。一户户人家都以这样的动作来迎接新年的来临。“梆梆梆”的剁饺子馅儿的声音响遍了村子,几乎是一个声音,一个节奏,像踩高跷的鼓点儿,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欢乐的声响中。

年声最响的当数除夕夜了,年夜饭刚过,岁火还在燃烧,家家户户都拿出“二踢脚”“八拿响”,用竹竿挑起,“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年声隆隆,年味儿更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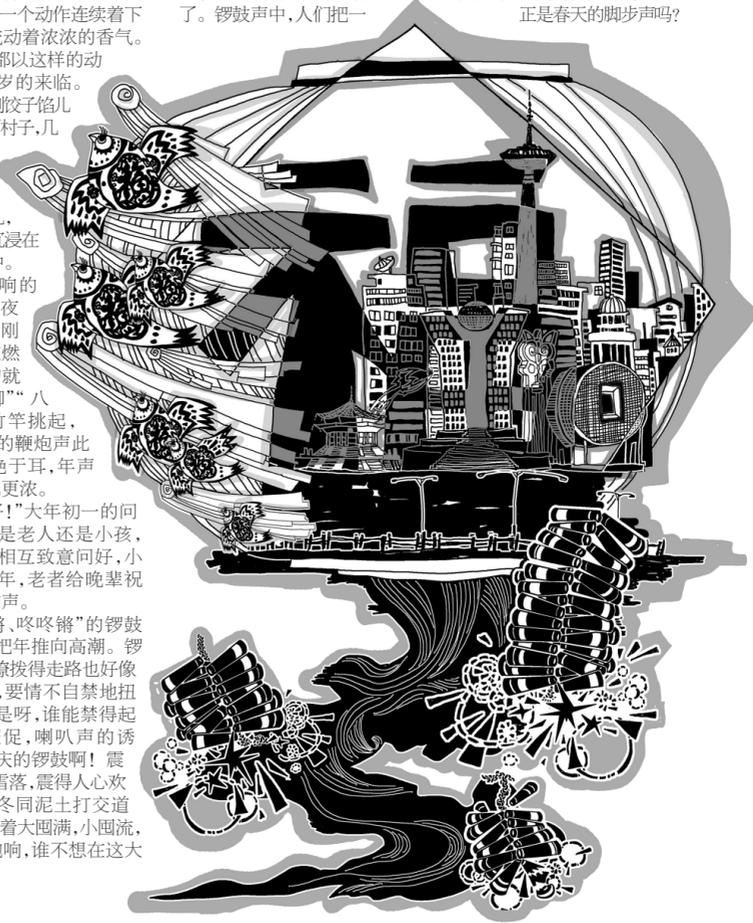
“过年好!”大年初一的问好声。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见面时总是相互致意问好,小的给老者拜年,老者给晚辈祝福,一片祥和声。

“咚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这声音把年推向高潮。锣鼓声把人们撩拨得走路也好像踩在鼓点上,要情不自禁地扭起腰肢……是呀,谁能禁得起这鼓点的催促,喇叭声的诱惑!这是喜庆的锣鼓啊!震得松枝上的雪落,震得人心欢跳。春夏秋冬同泥土打交道的庄稼人,望着大囤满,小囤流,肥猪欢,鞭炮响,谁不想在这大

地春回的、欢欣的日子里,好好乐乐和呢。看,多少红男绿女在秧歌场上扭得那么尽兴,完全沉浸于一个欢乐的世界里了。锣鼓声中,人们把一

年的辛劳和快乐释放出来。

其实,年声,就是欢乐声、喜庆声、迎春声,你听河上坚冰已融化,屋檐下滴滴答答的滴水声,不正是春天的脚步声吗?



微小说

鞋匠田桂花

鲁秦儿

田桂花是个修鞋的。但你如果见了她,千万别叫她修鞋的。

田桂花的鞋店在小区门口拐弯处再往东十米,十米处有一棵白杨树,鞋店就在白杨树的前面,据说田桂花当时选这块“宝地”时,曾围着那棵白杨树转着看了三天。果不然,后来事实证明是块“发财地”,田桂花不仅发了财,还硬生生挤走了西头赖二蛋的修鞋店。赖二蛋关门那天,在那棵白杨树树下,踩着脚骂了田桂花一上午,但田桂花愣是没有还一句嘴,最后眯着她的月牙眼对赖二蛋说:修鞋你要先修行!

别看田桂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嫁在农村,可她却不像个农村人,田桂花长得既不像她娘那样黑,也没随她爹那双“玻璃眼”,田桂花偏偏长了双月牙眼,这让她整个人都显得很灵气。田桂花不仅灵气,还沉稳,从小办事就不紧不慢,稳重得有点儿让人不可思议,正是因为她,才使她那个“穷家”有了

点儿“光”。田桂花的爹人老实,看起来有点儿木讷,为此,总有人跟他开玩笑,如果刚好让田桂花遇上,田桂花只用她那双月牙眼静静看那人三秒,仅三秒,对方就会主动跟她爹道歉,人们都说她的那双月牙眼有一种说不出的定力,静得让人敬服。

田桂花心气高,干什么事都有一股倔劲,做什么事都做得出奇的好,村里人都说这孩子长大肯定有出息。可惜田桂花只上到初三上半学期,她爹就断了她的学费,说什么白花钱,不如早些进城打工。为此,田桂花哭了整整七天,村里人都说田桂花的爹愚蠢,分明是一个学习的好苗子,为啥不供孩子上学?看样子穷有穷的道理,田桂花的爹目光太短浅了,只知道在田里挖土刨地,却想不到改变些什么。

于是田桂花去了城里一家鞋厂打工,鞋厂在当地招工,整整拉了一大客车的人,不到一个月,留在鞋厂的仅剩田桂花一人。回来的人都说田桂花心眼儿不活,工资少不说,干的活还特累,在家又不是没吃没喝,凭啥受那个罪?田桂花对着那些人,用她的月牙眼仅仅看了一眼,就去了工了。那一秒的眼神里有田桂花对那些人的不屑:

哼,整天在家想得比天都高,想做城里人,想做城里的白领,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凭啥呀?一没知识,二没文化,又不想吃苦,回家还不是老样子?田桂花不想还是原来的样子。不回家,还有一个原因,她不愿意她爹,她爹爱比较,看谁家孩子做缝纫了,谁家孩子去窑厂拉砖了,也让田桂花去……他从没想过哪个工种适合自己孩子,他那简单的思想不仅决定了自己的命运,还要迂腐地驾驭孩子的命运。田桂花气她爹的不开明,又不敢顶撞,只好躲着。好在出来打工了,干的活虽然累些,但能锻炼意志力,比那些遇到困难就退缩还空想的人强多了。

田桂花在鞋厂一做就是五年,不仅挣了一些钱,还熟悉了做鞋的整个流程。

五年后,田桂花带着一本存折回来了。再后来,她与邻村一个有高中学历的小伙子结了婚。虽然两个人都没有跳出农门,但都有份心气,田桂花不仅支持丈夫上夜校,自己还在小区那棵白杨树的前面开了修鞋

店。田桂花的修鞋店跟别人的修鞋店不一样,修鞋店的门头牌子做得很气派,就像某个有限公司,店里也不像其他修鞋店那般脏乱,有皮沙发,沙发旁边还做了一个书架,书架上放了一排排的书,供修鞋及擦鞋的人阅读。田桂花还给自己做了一个隔断当“办公室”,里面有一台电脑,电脑上不仅记录客户的信息,还装了画图软件,她在网上买了课程。是的,田桂花在学设计,五年的打工生涯让她明白了工种的重要。田桂花有了自己的方向,修鞋店是暂时的一个过渡,人总得要先顾生计呀。但按自己设定的方向走,说不定将来自己能拥有一家关于鞋的有限公司,抑或能成为一个大公司的总设计师。田桂花每当想起这些,那双好看的月牙眼眯成一朵花儿来。

虽然田桂花的修鞋店只是暂时的,但是既然做了就要做好,田桂花知道,细节决定成败,田桂花还知道,事事都是相通的。如果能把一个小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未来的路一定能越走越远。田桂花走的是以诚待人的路线,她不像小区西头的赖二蛋,看人下菜碟,看人的穿衣打扮收费。一些小的修鞋补补,田桂花会给人免费修的。

田桂花毕竟是在外打过五年工,世面也见了,厂里的领导都称为经理,自己也是个小老板,却没有人叫她田经理,但一想到毕竟是在农村,称谓也无所谓。可是有些人一进门就冲田桂花嚷嚷:哎,修鞋的。田桂花反感这些没礼貌的人,什么修鞋的修鞋的,我没有名字吗?这分明是对修鞋的不屑吗?田桂花就用她那双月牙眼瞪那些人,仅三秒,那些人就会自觉理亏,恨自己的鲁莽。看看田桂花的修鞋店的确跟一般的修鞋店不一样,还有田桂花长得也漂亮,打工回来穿衣也赶时髦,就不敢造次了。村里人真心地佩服田桂花,同样是农村人,人家为啥过得这么有模有样呢?把个本来油乎乎的修鞋店经营得像个有限公司。

后来,跟田桂花相熟的人知道了她未来的打算,除了由衷地佩服外,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叫她田经理,这时的田桂花会眯起她的月牙眼开心地笑。

现在的田桂花一边修鞋,一边在电脑上学着设计,若遇上国家法定的节假日,田桂花也会给自己放个假,带着她爹去旅游,村里人说田桂花怎么不记仇呢?田桂花又眯起她那双好看的月牙眼一笑,谁让他是俺爹呢?

赛尔山下的歌声与微笑

于永铎

援疆前,万胜新是辽河油田宝石花医院的眼科主任。说老实话,像他这样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在家乡绝对“紧缺”,如果不是心中有份大爱,他完全可以在家过舒服的小日子。几年前,在一次聚会上,万胜新偶然听到一名援疆干部说起那里眼病高发,草原上由于缺少眼科医生,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那时起,万胜新就有了援疆的念头。但因为单位人手紧,这个念头一年年拖了下来。眼看着就要退休了,万胜新郑重地向组织上提交了申请。有人劝他说:“老万,新疆很艰苦,你的年纪大了,家里负担也重,还是让年轻人去吧。”

万胜新连连摇头:我是一名党员,就因为新疆艰苦,谁也别跟我争。万胜新没有想到,关键时刻,一直支持他工作的妻子也反对他去援疆。万胜新对妻子说:“我是党员,退出援疆,你让我以后怎么有脸见人?”其实,说这话的时候老万心里也不是滋味,双方父母年龄都大了,自己这么一走,家里所有的责任全扔给妻子,确实难为她了。思前想后,万胜新请儿子来做工作。儿子是位博士,有着和父亲一样的理想情怀,在儿子的劝说下,万胜新的妻子含泪答应了。

到和布克赛尔以后,万胜新一连做了几台高难度的手术,在当地连创历史纪录。我请万胜新回忆印象最深的一次手术,万胜新想了想就给我讲了一例最让他开心的手术。

一天,一名哈萨克族的年轻妇女来医院体检,检查视力的时候,万胜新注意到她的眼睛斜视得厉害。他仔细观察对方的眼睛,断定是一种罕见的眼伤。万胜新决定为这名妇女做矫正手术。女人一听就哭。原来,因为一次意外,她的眼睛变形变丑,为此,从小到大的她没少受嘲笑,听万胜新说能为她做矫正手术,让她像正常人一样,她激动得又哭又笑。

这台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效果堪称完美。术后不久,女患者的丈夫找到万胜新,告诉他们敬爱的万医生,他的妻子有了一双会说话的漂亮大眼睛,现在,她已经是草原上闻名的大美人了。小伙子高兴地说,两天前,妻子被一家单位聘去成了“白领”。小伙子非常风趣幽默,在恩人面前,他还故意表现得担心老婆太漂亮露出愁苦的样子。万胜新被他丰富的表情逗得哈哈大笑,看到小伙子满脸幸福的样子,万胜新的心里非常满足。

查干库勒乡有一名老太太眼结膜上长了肿瘤,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万胜新下乡义诊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病例,就主动邀请老人到县医院接受治疗。术后,打开纱布的刹那,老太太的眼泪流了下来。她大声喊着,感谢万医生,感谢盘锦援疆工作队。万胜新虽然听不懂哈萨克语,但从老太太激动的表情中读懂了一切。从此,老太太把万胜新当成了亲人,每次见面,都要和他热烈拥抱。每次都翻译说:“去告诉万医生,他是个好人!”

万胜新有个愿望,他想跑遍和布克赛尔的每一个牧区,跑遍每一个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为每一名牧民检查一次眼睛。和布克赛尔草原太大了,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乘车得走上大半天的时间,他的愿望要完全实现,还有些难度。但他时时提醒自己,能多跑一个地方就多跑一个地方,累点儿不算什么,对万胜新来说,能及时救治病人就是世界上最开心、最幸福的事。

万胜新第一次回家探亲时,心情格外沉重,妻子明显消瘦了。什么都不用问,照顾家里生病的老人这沉重的负担都要把她压垮了。万胜新只能以做家务来弥补自己的缺位,整整一个假期,亲朋的应酬能推就推,他珍惜在家的每一分钟。假期结束时,他又一次背上行囊,回到了和布克赛尔。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旅途奔波,当他风尘仆仆地回到宿舍,家里打来了电话,岳父去世了……

我不知道万胜新立即往回赶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聊到这儿的时候,开朗的老万突然放声大哭,我能感受到他心里的震颤和纠结。

我在和布克赛尔的采访结束了,和一路陪伴的赵朋部长告别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次竟然没有采访他。赵朋是个低调的人,他不愿意说自己,他只说:“一个人的援疆路,其实是援疆人全家人的援疆情。”我相信,这是所有援疆人的感受,如果不是家人在后方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怎么会有他们在远方作出的贡献。